



上海有个唐卡艺术馆

◆ 华振鹤

很早就知道,唐卡是藏族特有的宗教色彩明显、艺术风格独特的绘画。但直到最近才知道,上海也有个能体现这一面貌的金色谷地唐卡艺术馆。前几天,我走进这一充满神秘、庄严氛围的地方,在赵馆长引领下,观赏了馆中珍藏的藏品。

赵馆长刚应邀参加拉萨唐卡艺术精品展回来。他介绍,早在唐代,就有关于唐卡的记载。经过长期发展,它已成了技法精湛、用色考究、制作手法繁复、内容和形式完美统一的艺术样式。2006年,唐卡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赵馆长告诉我,他的唐卡艺术馆成立于2014年,馆中藏有相当数量的唐卡。这些藏品以藏传佛教的佛本尊、护法神等人物形象为主,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承他重视,特地从内室取出一幅《阿弥陀佛》。画高60厘米,宽39厘米,颜料使用了雌黄、朱砂、白蓝、98黄金、74黄金等名贵矿物质。主尊阿弥陀佛身着袈裟,螺发高髻,肤呈红色,面相庄严,全跏趺坐于法台,身边金光四射。整幅作品构图简练,色彩稳重,线条流畅,层次分明,栩栩如生。

在赵馆长心目中,这幅《阿弥陀佛》,不但是件收藏品,更是他与唐卡艺术结缘的见证。

本世纪初,作为企业界的成功人士,他有一次去兰州考察,临别时有关领导赠给他一幅唐卡小幅。精美的制作,绚丽的色彩,他一下子为之倾倒。从此,他一头栽入其中。由于这些年的钻研、鉴赏、走访、考察和收藏,他与西藏的日喀则市政府及其所属的唐卡协会建立了沟通渠道,同时成了唐卡艺术及其发展方向的专家,经常以特邀专家身份参加他们举办的文化发展论坛,献计献策。

与此同时,他又在个人收藏基础上,在上海创立唐卡艺术馆,努力把它打造成为集收藏、展示、交流、弘扬于一体的平台。他奔波在上海、拉萨、日喀则之间,一方面让上海人进一步了解唐卡,另一方面方便了唐卡尤其是日喀则的唐卡进入上海,走向国际。

这幅《阿弥陀佛》便是今年8月赵馆长参加第三届日喀则市文化发展论坛暨唐卡文化产业研讨会期间,由该唐卡协会会长洛桑达旦先生代表市政府和唐卡协会赠给赵馆长的,以表彰他为传播、弘扬唐卡艺术所作出的贡献,并且期望他在这方面有更大作为。

最近,他正在策划一项重要的大型艺术活动,利用日喀则市作为唐卡发源地之一的知名度和人才优势,在当地政府政策支持下,组织一批画师,以西藏佛教中第一世到第十世班禅大师为题材,不惜工本地绘制一幅10米长的大型唐卡。这件事得到当地政府和专家的全力支持。他说:“我有不少唐卡,但《阿弥陀佛》应是我所珍视的藏品之一,因为它与我从事唐卡艺术的经历联系在一起了。”

一日相约几位朋友一起喝茶聊天,叙叙往事以享无事之福。去的路上见已有春联出售——“猴到康庄道,鸡迎锦绣年”。真是岁月如梭,转眼新的一年将临,叹自己将进入耳顺之年,想到自己可谓虚度一甲,无所事事,还好有些朋友,可聊谈人生享受生活之乐趣。和朋友们一起泡茶、品茶,席中我就说到,我们年轻的时候在一起,碰到些烦人的复杂的事情时,我们常用最简单方法来解决,现在年龄上去了,最简单的喝茶,用复杂的手法来享受泡茶的过程,我想这就是动与静的关系,年轻时朝气蓬勃,干劲冲天,年龄上去了,人也静了,年轻时那种干劲就是为了长大后更好地生活,享受那种静趣,雅致的生活。

我们几位朋友不约而同,这几年都喜欢上了茶,突然有人说,我们这几人中有三人明年将一起步入本命年。有人问我,你朋友蒋丽平的蒋氏陶艺贺岁壶做得怎样,我们三

大吉壶

◆ 王人梁

年的贺岁壶已做好几把,这壶由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亲自监制,其儿子蒋天元全手工制作,紫砂泥是用宜兴黄龙山矿石浇拌而成,壶盖上的母鸡是参照她姑妈蒋蓉生前的作品——《生生不息》制作而成,壶嘴犹如一只仰天的鸡头,茶把则是鸡尾,壶身极为饱满圆润,书画作品也恰到好处,画作有程十发公子提供的程十发先生生前画的《母子情深》作品,书法则是蒋蓉生前书写的“壶艺传情”四字,并说此壶做了好几稿才定稿。

我们听蒋丽平说得此壶如此完美,急着想要到手。蒋丽平告诉我说最近一段时间很忙,因为宜兴蒋氏紫砂艺术馆在月底将要成立,作为蒋氏后人,她得担起这个责任,将蒋氏陶艺传承下去。



诗友喻军

◆ 金云



■ 喻军绘《鼠逐松枝》

的家人深入接触,写成一篇两万字长文;还比如写王阳明、唐寅、徐渭、蔡元培等历史人物的散文,也都一一寻访他们的故居和遗迹,写成多篇有分量的散文。至于他的书法,尤其经文小楷,很见功力,被不少爱好者收藏……

与喻军多次交谈后,再去欣赏他的画,我会油然想起诗,

想起诗给予人的许多审美情趣。画中有诗,是他绘画语言的一个特点。笔墨与物象并美,神思与意境相融,他笔下的荷花鱼乐,或鼠逐松枝,或故乡月明,或秋兴初阳,或山雨初歇,或竹风兰香,画面上总是洋溢着典雅的人文气息、书卷气和笔墨情趣。

喻军曾花费大量的时间对

传统绘画语言进行研究和揣摩,他主张书法入画,骨法用笔,故而他的笔墨既狂放有力,又洒脱清逸;他主张绘画语言纯化,化繁为简,化浓为淡,要有文学性;他认为无论是写意画还是工笔画,写意精神不可或缺,是中国画的命脉和灵魂。

欣赏喻军的画,也不难看出他具有扎实的笔墨基本功、书法功底和深厚的文化修养,以及对中国画较为深入的研究和独特视角。他认为:传统中国画讲究造相而不住相,写意而非再现。状物并非笔墨的内在追求,诗性思维和潘天寿先生所说中国画的基础是哲学或可作为旨归。

因此,才子喻军的画作,一是讲究用笔,墨韵生动;二是追求简括,展示线条骨力,呈现书写性。他专攻大写意花鸟画,兼山水,擅兰竹荷梅。

与喻军接触久了,会发现他还是一位性情中人,骨子里有一股灵气和豪气。但他生性淡泊,不愿在艺术之外下太多功夫,只在吟诗作画时,才气自然流露出来了,只要你身临其境,就会被他触动。

相信他的艺术之路,会越来越宽;他的艺术之酒,会越来越醇。

崖柏观音像

◆ 一猷



行楷。梁立军说:“生意谈完了,我便涂上几张,放松一下。然而在师傅的影响下,我更爱收藏,如竹刻、木雕、瓷器等,它们能使我一下子静下心来。”在橱柜中,我见到了许多许四海制作的紫砂壶,如“八运壶”、“和谐壶”、“海春壶”,与唐云、程十发合作的“合欢壶”,及师兄周五帮刻的“兰花石瓢壶”、还有“百衲壶”、“罗汉壶”……

我纳闷地问:“为什么要收藏这么多的四海壶?”梁立军说:“许四海是我师傅,是他把我带上收藏之路的,我当然要收藏他所制的所有壶了。但师傅嘱我,玩收藏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当多元化,集思广益才能玩出个收藏大家来。于是我开始收藏当代的名人壶,如‘百岁巴金壶’、‘笛王壶’、‘马相伯壶’……”

在欣赏他的藏壶时,我注意到办公室右角有一尊浅黄棕色带油性的高130公分,宽30公分的崖柏观音像。观音头戴风帽,身披广袖法衣,立于翻卷的祥云之上。观音面部丰满圆润,双目微闭。身体略显倾斜,纤细轻盈,呈S形。观音仪态温和秀丽,柔美端庄,充满青春活力。这尊观音像用料是千年一木的陈化崖柏老料,属珍稀濒危野生植物。崖柏一般生长在海拔1500米以上的悬崖的石缝里。它不仅生长十分艰难,若要采摘它更是难上加难。像这尊这么大的陈化崖柏、质地又如此坚硬的观音像实属罕见。此尊观音像的雕工也是一流,工匠以写实手法将崖的上端雕成丰满而生动的观音像,将下端的风衣虚化,这样既可给人以神化之感,又可以不失经大自然打磨纹理多变而形成

的流水纹和金钱纹的崖柏原生态的形状。我们在欣赏崖柏雕件的同时,阵阵菩萨之气迎面扑来,令人身安心稳。

梁立军说:“此雕件是师傅从河南嵩山少林寺带来给我收藏的。”原来,许四海与少林寺方丈是好朋友,少林寺寺庙里的紫砂壶及紫砂杯大都出于师傅百佛园的四海窑。2010年,师傅从上海开车赴嵩山少林寺送壶,方丈见制壶大师许四海千里迢迢为他送壶叙旧,感激不已,待许四海回沪时,方丈将此尊开了光的崖柏观音像送给许四海并告之:“此崖柏产自太行,估算也有千年历史。作为百木之长、香木之首的崖柏文化当是传统文化的缩影了。希望崖柏文化也能在上海露脸争光。”梁立军说:“师傅回沪后不久,便将这尊崖柏观音像转送了我。我知道师傅的用心,他希望我接触更多的艺术品,读懂了艺术,生意也一定会随之更上一层楼。”就这样,梁立军在许四海的引领之下,走上了收藏之路。